



麦田

麦洛洛

著

Decade of my love

我把自己的十年青春
都装在这本书里了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· · ·
麦田

△decade of my love
麦洛洛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小麦田 / 麦洛洛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8
ISBN 978-7-5108-3220-8

I. ①小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99878 号

小小麦田

作 者	麦洛洛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80 毫米 32 开
印 张	9.5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3220-8
定 价	36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自序

[一]

十年前，我从故乡湖南到北京上学，那年我十二岁。十年后，我离开北京到大理，并最终决定在此定居，这年我二十二岁。

二十二岁这年，我在大理租下了两处院落，相互打通，有一亩多地。像来大理定居的多数人那样，我照自己的想法装修了院落，作为客栈对外营业。这一年里，我发生的最大改变就是如此。

这一年之前，我出版了三本书，有不错的反响。这一年以后，我与写作的缘分还在继续。

从客栈开始迎接络绎不绝的游客、读者之后，我身上的转变开始显而易见。我从一个不与陌生人话说三句的人，变成一个愿意与之敞开心扉交流的人。在珠海闭关写作《野人》时，每天见黎明暮色从海平线上升起又落下，常常一个星期都不说几句话，失语症让我只能在黑夜里喃喃自语，像自己给自己搭建了一个黑色舞台。后来客栈开起来，无论是白发苍苍来大理修养心性的画家，还是青春洋溢的高中毕业生，无论是离婚来大理疗伤的女人，还是来大理度蜜月的夫妻，我都能在院子荷花池旁的露天茶室

里，与之饮茶，展开对话。我们会聊自己的故事，也会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。

这便是写作本书的缘起。

【二】

我常梦见自己。另一个我站在梦的界外，观察梦境中童年或少年的我自己。我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聆听他的一句一话。在他爱得愚蠢又冲动时，我特别想冲进梦里阻止他，以免他受到伤害。在他哭得伤心时，我又特别想冲进梦里抱住他，告诉他黎明会来的，伤心也总会过去。但我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在梦境之外眼睁睁看他或喜或悲，笑得没心没肺，哭得肝肠寸断。

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“小麦田”，非常像我，应该说有百分之八十的我，但又不同于我。我与他的关系，就很像我和自己梦中的关系。一个在界外，一个在界里。我书写他，但不能改变他的成长轨迹。我无法纠正他每一次犯下的错，也无法分享他每一次收获的喜悦。他是独立的。最后，我塑造了他，仅此而已。

很多读者说，他们羡慕我的经历与生活。但当我真正开始书写自己的

故事，才发现它单调得近乎无味。我不知道自己的喃喃自语是否会让人把书丢在一边。但写作这本书，我唯一的目的是，希望比我年长的人在书里看到青春，希望比我年少的人能够少走一些我曾走过的弯路。

每个小说家笔下的人物，或多或少都会有他自己的影子。我喜欢用小说的形式刻画人物，因为他们在我的笔下会渐渐饱满、丰盛。梦境里的我，过着我想过却无法过的精彩人生。

这个故事从我的十二岁开始，到二十二岁结束。

[三]

十年。

也许很多人都忘记了十年前的自己。时间是很无情的，同时它又多情。你当下感受到的喜悦、伤悲、幸福、痛苦，都是不作数的。等到时间过去，低谷过去，你会知道所有的情绪都将化作力量，变成通往未来路上的石头。

过去的经历会决定你未来变成怎样一个人。

我所理解的幸福生活是，经历磨难和成长后，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喜

欢的样子，和自己最喜欢的一切在一起。

[四]

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样子。穿着返古，喜欢长袍老绣。头发是利落的短发，褪去了婴儿肥的脸上，轮廓伸出来，脸颊上散些雀斑。有安静规律的作息，清瘦健康的身体。

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切。有一个安静的院子，前院是荷花池，五彩锦鲤穿梭在油绿荷叶中，还有一片小小天地看电影。晚上剪一瓣荷叶，盛养在清水中，深夜在卷起的荷叶中放些沱茶普洱。第二天清晨，跑完步后，卷开荷叶，用沾了荷叶香的茶叶煮一碗茶，让温暖的水把身体里的寒气驱散。后院是一片小森林，自己种苹果树、栀子树、梨树、樱花树、桂花树、枫树、朴树、梅花树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盎然生长的植物。夏日炎热，在树下乘凉读书，看着看着就睡去了。突然下起一阵雨，也躲在树下，让被树叶遮挡的、零零碎碎的雨点打在身上。有多久没在雨中了？像小时候那样在雨水里玩耍。再过些年，我也许会领养一个孩子，让他在苍山下、洱海前静默成长，去领略大自然。

最近阅读的书里，一个回到故乡的摄影师说：“不喜欢什么变化，一

辈子可以只守着一片树林过活……一生可能只完成这一部东西，得让它继续走下去。它是一个自然状态，像种子撒在地里，自然生长。我爱这片山丘。我可以面对这里的一草一木，直到死。”

我想我也是愿意的。

[五]

我曾经经历低谷，在珠海无人的郊区看了半年大海，人生丧失目标。我也曾坚持下来，把脸上的淡漠渐渐变成微笑。能把生活过成艺术的人很少。

就像他还说：“艺术是一座独木桥，没有坚强的信念无法坚持。信念来自是否真的热爱艺术。如果真的热爱，就无所谓苦难，无所谓离开大众的价值观。选择了艺术，也是选择了一条苦行的路，但其实也是一条幸福的路。”

全书共十三章。“13”是不吉利的数字，代表黑暗。但我希望度过轮回苦海后，能够遇见新的光明。

我把自己的十年青春都装在这本书里了。它几乎有我所有的认知，对于情爱、家庭、光明，以及一切。

所以，我希望这本书对你来说，是值得阅读的。

[六]

以此书，给最亲爱的人。

以此书，纪念十年青春。

麦洛洛

2014年7月12日大理

目 录

自序	02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14
第三章	036
第四章	058
第五章	089
第六章	110
第七章	135
第八章	163
第九章	184
第十章	201
第十一章	222
第十二章	246
第十三章	269

第一章

小小麦田

十年后，小麦田的家从城东搬到了城西。搬家那天，云很淡，天空像一面平整的镜子，底板是浅灰色的。这是小镇再平凡不过的雾霾一日。

小镇的雾霾缘起于小麦田父亲所在的钢铁厂，厂子如一头睡着的巨兽，每天往外喷着黑烟子，染了小麦田童年记忆里天空的湛蓝，也染了城东城西之间跨越的这座桥。此刻，桥在小麦田眼里虚幻起来，连同整个小镇一起，浮在空中。

能见度不足二十米，开车过桥是危险的。十年了，他不曾一次走过这座桥。他童年的生活范围仅仅限于城东的钢铁厂家属区，钢铁厂子弟学校，钢铁厂门口的镇一中学。小麦田的童年从他十二岁前算起。

还好，十年后的小麦田看不见桥下往外省绵延而去的大河。这条宽敞的河在十年前还没有被厂子巨兽吞噬，流淌着干净的水。河边两排大柳树也很年轻，没被巨兽催老，变成如今的耄耋病状。小麦田把头伸出车外。开车的父亲老了，昔日年轻的继母也老了，如同这个小镇、小镇里的人那样，一起衰老。老了，安静下来也容易。此刻，车内安静得像个微型灵堂。连汽车马达发出的轰鸣也被这安静压过了。

二姐出殡的时候，灵堂也像此刻的车厢一样，无底的安静使十二岁的小麦田深受震撼。人的生前不管再怎么闹，再怎么绝望，死都是解决一切的办法。死让一切归于寂寞。他还记得他走到二姐的棺材前面，看着她躺在一团软絮里，被水泡发的煞白的脸成为面具，生前的喜怒哀乐全被这惨

状的白抹平。于是也就寂寞了。一个人丢掉了灵魂，连肉身都不再与灵魂相伴。除了寂寞，还剩什么？

十年后，二十二岁的小麦田搭着父亲开的车开过这座桥时，他想到的：姐姐太傻了。这是小麦田用了十年时间才得出的结论。十年前，小麦田想的是：我杀了姐姐，父亲杀了姐姐，那个赌棍男人杀了姐姐。那时他对姐姐的死还耿耿于怀，每天思考的问题是，到底谁杀了姐姐。如果他早到五分钟，姐姐的跳江也许就会沦落成十年后的荒谬往事。如果父亲不阻止姐姐和那男人结婚，姐姐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跳江。如果那赌棍男人变好了，不把自己的孩子也赌输出去，姐姐也许就幸福地当了妈妈。可是，小麦田十年后得到的答案是：为了爱情，姐姐让自己去死，太傻了。

小麦田姓“杨”。小麦田这名字是二姐杨蓓取的。说母亲在产房里把小麦田生出来时，二姐就在旁边，看着一个小小的黄人儿从母亲的产道里脱颖而出。一下地就开始吹喇叭，哭声震天。母亲是高龄产妇，如果不是奶奶催得紧，一心盼望着孙子，父亲和母亲是不准备再要孩子的。幸亏是个男孩，杨蓓想。不然三十八岁的母亲又得遭一回罪，又得把身上的血来次大清洗。二姐看着自己的弟弟，如一颗麦穗那样瘦小孤零，头和身子不成比例，明显头重脚轻。她只觉得他丑，一点想不到几年后，弟弟的样貌

竟逐渐出落得清秀乖巧。大概是吃了五十年素的佛奶奶祈祷的结果，本来命里该是个女孩的，结果临产前，佛祖发了慈悲，小女孩成了小男孩。小麦田长大后，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应该是个漂亮的姑娘。他身上除了那嘹亮的小喇叭，别的地方没有一点男性征候。

二姐小蓓蕾在母亲痛得要死的间隙里，在她耳边悄声说：“妈，是个弟弟。我们给他取名小麦田吧。”

小麦田从小只跟二姐亲。十个月时，他开口会喊的第一句话不是“爸爸妈妈”，而是“姐姐”，尽管从来没有人教婴儿小麦田喊姐姐。

所以二姐杨蓓在小麦田断奶之后，就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卧室，每晚抱着他睡。也只有在二姐怀里，小麦田才能安安静静的，不哭不闹。

小麦田断奶后的十天，杨家发生了第一个大变故。母亲把小麦田偷偷抱进自己怀里，趁家人不在，反锁家门，扭开了煤气。直到二十年后，小麦田还对浓浓的煤烟味仍心有余悸。半小时后，婴儿小麦田脸涨得黑紫，他仰视着的母亲便成了他眼中最后的母亲。那是个靠在床头、掉垂着脑袋的女人，脖子和身躯似乎脱了节，长头发盖了满脸。这最后一眼的母亲，还是没能让小麦田看到她的脸，只有个模糊的轮廓。然后，小麦田的注视就被二姐打断了。

几年后二姐小蓓蕾告诉小麦田，母亲自杀的下午，她正上着课，突然没来由地一阵恐慌。恐慌里只现出小麦田的脸。于是她跑出教室，只用了

五分钟便奔回家里。门口围满人，但谁都打不开门，煤气的浓厚程度体现了母亲求死的决心。没人知道小蓓蕾哪来的力气，她用瘦弱的身体一下下撞着门，把铁门的锁撞脱，不管不顾地冲进煤气里，从已死的母亲手里，从死神手里，夺出了小麦田的命。

那时小蓓蕾已经忘记了哭，只是抱着小麦田呼哧呼哧喘气。看小麦田在怀里挣扭，与死神做着最后决斗，此刻她才想起来哭，才想起要给弟弟做人工呼吸。她把空气连带着咸咸涩涩的眼泪一起喂到弟弟嘴巴里。几分钟后，小麦田的呼吸渐匀了，在姐姐的怀里稳稳睡去。

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在钢铁厂是出了名的。生下两个女孩后，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钢铁厂荷花池旁的小路上，一个恶婆婆推搡着自己儿媳的画面，还可以听见恶婆婆辱骂儿媳的高亢嗓音。

奶奶固执地以为生小麦田也一定是个女孩，所以母亲生产时她去也没去，窝在山顶的寺庙里念经拜佛。这苦情的母亲、妻子、女人在产下孩子后，听说是个男孩，心里没有欣喜，有的是欣喜到极致的哀恸。此刻，她的心像一口深井，灵魂不断往下坠，坠到底了，她便把自己永远封存了。那时，闭塞的小镇还不懂什么叫“产后忧郁症”。所以小麦田从来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子，他印象里的母亲，只是脑袋与身躯脱节的轮廓，像母亲在对命运低头认错。

因此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大姐杨梅，从小就仇恨弟弟。家里没人的时

候，她常常把弟弟抛起来，在离地不到十公分的距离又接住这粉红的肉团，让肉团在手臂上一次次玩过山车。弟弟的哭声让她开怀大笑。有一天杨蓓回家，正好看见这一幕，大姐被吓得手一缩，小麦田径直摔在地上，后脑着地，摔得声响全无。杨蓓抱着弟弟飞奔到医院，在路上她想，你这命苦的小麦田，你为什么不是个女孩？

从此之后，小蓓蕾把弟弟当了女孩子。小麦田三岁时，小蓓蕾把她小时候的衣服穿在小麦田身上。粉红的公主裙，脑袋上再别朵大花。这是小蓓蕾和小麦田之间的秘密，当然这是在卧室里才能玩的游戏。有时候他们把被单披在身上，扮演古代小说里的白娘子和青蛇。有时候小麦田和小蓓蕾缩在被窝里谈论母亲，谈着谈着，小麦田就枕着姐姐的肚子睡着了，丝毫没感觉到姐姐在默默流泪。

杨家的第二次大变故发生在小麦田十一岁的时候。杨蓓十六岁，已经辍学在家。那一天，小镇的雾霾已开始苏醒。半夜里起了风，一阵妖雾刮来，窗外的梧桐树被遮了，只听见大风拍打干秃树枝的声响。小蓓蕾像儿时那样，和弟弟悄声说着话。她把自己的爱情故事告诉给小麦田。她说自己怀了个孩子。小麦田知道二姐的恋人是谁，一个钢铁厂的底层工人，一个在小麦田放学偷偷去网吧找姐姐时，会把小麦田架在脖子上的好看男人。第一次见面，二姐就让小麦田叫他姐夫。说这话时，二姐脸上的幸福

是真的。只要二姐是真的幸福，小麦田便一句句姐夫叫着。十年后，小麦田在街上碰到过他一回。他冲小麦田微微一笑，一个转脸便躲过了，羞愧让他显得懦弱。与十年前他的懦弱无二致。

这一晚的几个小时后，小蓓蕾的肚子藏不住了，把这事告发给父亲的是大姐。那一晚父亲用尽全身力气想把小蓓蕾肚子里的孽种打掉。可那尚在沉睡的小人儿一点也不为所动，坚固地躺在姐姐用肚子垒起的襁褓里。第二天小蓓蕾从家里失踪了。

小麦田以为姐姐任何事情都会对他说，所以这一次姐姐的不告而别让他急疯了。他每天逃课，在街上转悠，想能不能和姐姐再来一次心有灵犀。为了找姐姐，小麦田旷了整整一个月的课，被学校开除了。

也正是这次开除，小麦田才知道姐姐其实一直守在他身边。被父亲打骂着推搡回家的路上，他瞥见了躲在大树后面的姐姐。如果不是父亲钳子般的手抓住他，他一定会冲过去。但已经晚了，姐姐的身影消失在小镇苏醒的雾霾里。

没有多久，被小麦田称作姐夫的男人敲开了杨家大门，身边跟着肚子又大一圈的二姐。男人手里提着好多礼物，可因为姐姐的肚子已经到了不能打胎的怀孕周期，所以她和男人的回家，更像一场反客为主的鸿门宴。父亲请他们进门。男人开门见山地说一定会娶姐姐的，希望父亲能够接受他。父亲听了只有恶心，说一个天天进麻将馆赌博的人能给他女儿什么未